



高尔斯华绥选集

現代喜劇 第一部

白 猿

汪 倜 然 譯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現代喜劇

第一部

白 猿

[英]約翰·高爾斯華綏著

汪 倜 然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8 •

John Galsworthy
The White Monkey
根据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3 年英文本譯出

現代喜劇第一部

白 猿

[英]約翰·高爾斯華綏著

汪 倜 然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康 平 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696

开本 850×1156 耗 1/32 印張 12 7/16 插頁 2 字數 272,000

1958 年 6 月第 1 版

195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2,500 定價(6) 1.20 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英国近代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約翰·高尔斯华绥繼承福尔赛世家后的第二个三部曲現代喜劇的第一部。

作者在本書中通过对索米斯和他的女儿芙蕾的形象化描写，提供了三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社会生活的場景。有力地揭露出这个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生活，真切地指出资产阶级必然崩溃的命运。

主角芙蕾嬌治任性，情場失意后，对一切都不滿意，在家里設沙龙，玩弄狗儿，搜罗古玩和名人，对丈夫漠不关心。索米斯为了緩和女儿的家庭悲劇，竭力劝他們早点养个儿子，使他的财产有个繼承人。这种情况，恰恰和另一对贫困的夫妻成为鮮明的对比。就在芙蕾的丈夫的出版社里，一个包装工人为了給生肺病的妻子增加点营养，私自拿了几本書去卖錢，結果給打破了飯碗。他不得不到街头去叫卖汽球，他妻子不得不瞒着丈夫去做模特儿。

書中的白猿是索米斯买給芙蕾的一幅中国古画，它那吃掉人生的果实，扔掉了果皮，还想得到什么而不能得到的神情，正是资产阶级文明的瓦解和破灭，资产阶级生活的空虚和无望的象征。

目 次

第一卷

第一章	散步	4
第二章	家	11
第三章	音乐会	25
第四章	晚餐	33
第五章	夏娃	41
第六章	“老福尔赛”与“老孟特”	46
第七章	“老孟特”与“老福尔赛”	56
第八章	毕开	66
第九章	混乱	79
第十章	一位运动家逝世了	93
第十一章	冒险事业	104
第十二章	数字与事实	111
第十三章	倒悬	124

第二卷

第一章	马克下跌	139
第二章	维多琳	146
第三章	马吉尔走路和谈话	159
第四章	芙蕾的肉体	173

第五章	芙蕾的靈魂·····	186
第六章	馬吉爾遭到狠狠的打擊·····	192
第七章	“赤条条的”·····	204
第八章	索米斯处理这件事·····	213
第九章	偵探·····	223
第十章	臉兒·····	233
第十一章	打歪的帽子·····	238
第十二章	到東方去·····	246

第三卷

第一章	銀行休假日·····	252
第二章	辦公室工作·····	261
第三章	“一個森林女神的午後”·····	273
第四章	一個畢開的午後·····	279
第五章	馬吉爾提出勸告·····	286
第六章	解脫·····	296
第七章	調查愛特遜·····	300
第八章	畏罪潛逃·····	307
第九章	索米斯滿不在乎·····	320
第十章	但是絕不冒險·····	326
第十一章	大自然的本色·····	336
第十二章	股東的嚴厲審問·····	342
第十三章	索米斯的頑抗·····	355
第十四章	焦急·····	367
第十五章	寧靜·····	373

高爾斯華綏和他的白猿·····	378
-----------------	-----

猿

白



第一卷

第一章

散步

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中旬那个重要的一天的午后，勞倫斯·孟特爵士，第九代的从男爵，由愚廬俱樂部的台阶——被那些主張万事安于現狀的圣徒們^①跑穿了的台阶走了下来，把他那秀美的鼻子向着东风，一双瘦腿迅速地走着。他出身于政治的家庭却生性不喜欢政治，因此对于这次使他的党重握政权的“革命”^②，是頗有一点冷眼旁观的幽默之感的。走过等級俱樂部时，他心里想：“这一下子，可得費大勁儿啦！再也沒有什么甜头可吃了。变成一只沒有花飾的山鷄，扳位啦！”^③

在他走进愚廬之前，那些大老板們和王公們都早已离开了，因为他并不属于“那批目的在于撈一把而現在已經打发走了的人，不是的，先生；至于这批人，他們是在战事一結束的时候，就轉过身来撇下田地不管的了。呸！”可是他在那儿也听了一个鐘头的旧調，他那緬怀着往事的活潑而又曲折的心思，对于眼前的事物以及一切政治上的抗議和声明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如今看到这次旋乾轉坤的集会所遺留下来的爱国主义和各色人物的混乱情况，不禁感到有趣。象大多数的地主一样，他是不相信教条的。如果說他有一个政治信仰的話，那就是小麦征稅。而据

他自己看来，贊成这个办法的現在只有他一个人了——但他既然并不打算爭取选票；換句話說，那些要出錢买面包的人固然不会投票选他，他又不出来竞选，他所信奉的原則也就不致有消灭的危險。所謂原則也者——他思索道——毕竟就是口袋。他可真希望大家別假装原則并非口袋！至于口袋，从这个字的深刻意义看来，自然就是作为一定的社会的成員的个人利益。而这个一定的社会，英国民族，当她所有的土地都无人耕种，所有的船只和碼頭都有被飞机毁灭的危險时，她又怎样生存下去呢？在剛才的那一个鐘头里，他只想听到有人提一下土地。可是沒有一个人提到！这簡直不是实用政治学！这批混賬东西！他們得把褲子都磨破了——为了保住席位或者是爭取席位。可惜后部和后代之間并不发生联系！④ 不，絕不！一提到后代，他忽然想到他的媳妇还是一点喜兆也沒有。两年啦！到这时候他們也該想到儿女了。要是把甬养儿女弄成了习惯，那可就危險了，特別是一个爵位和一份家产全依靠在这上面。他想得好笑起来，嘴唇和眉毛都牵动了，他的眉毛又黑又濃，弯曲成S形。一个美丽的小东西，很逗人愛；而且她自己也知道！她还有誰不認識？獅子跟老虎，獼猴和猫咪——大大小小的名人，她家里簡直很象是一个动物园了。这种玩意儿也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走到特拉法尔加方場，面对着一只不列顛獅子⑤，劳倫斯爵士心里想

① 指保守党人，是說他們反对政治上或社会上的任何变革。

② 这里指的其实只是內閣的改組。

③ 意思指自由党人已經慘敗，要再恢复其昔日威信已非易事。

④ 意思是指下議院議員們在国会里的席位并不是世襲的。

⑤ 特拉法尔加方場有納尔遜紀念碑，碑座上蹲着四只獅子，不列顛獅是英国的国徽。

道：“下一次她連这几只东西也会搞到她家里去的！她弄上了收藏癖。馬吉尔得当点心才好——收藏家的屋子里总有一間专放旧貨廢品的儲藏室，丈夫很有被擱到那里去的危險。这倒提醒我一件事了：我答应过要弄一个中国公使給她的。不过，她現在只能等到大选以后了。”

沿着白厅路①走过去，在灰暗的东边天空下，可以看見一下西寺大教堂的塔樓。“那里也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覺，”他想。“馬吉尔和他的那些嗜好！唔，这是如今的风气，——社会主义的原則加上一个有錢的老婆。沒有危險性的牺牲！富足无忧的和平！灵丹妙藥——一个辨士十粒！”

查林十字广场②的卖报声，由于这次的政治危机，更加喧鬧若狂了，他向左轉弯，往但貝与溫脫出版社走去，他的儿子是那里的小合伙人。他自己写过一部蒙脫洛斯傳，遙远的契丹——一本講远东旅行的書，和一篇关于格拉特东与狄斯拉列③这两个鬼魂之間的幻想談話——題名两人合唱，現在他的心里又开始想到另一本書的新題材了。他穿着阿斯脫拉罕羊皮領子的外套，瘦削的面龐帶着灰白的小胡子，活潑的濃眉下戴着玳瑁边的单眼鏡，那瘦削而挺直的身材从愚廬向东走去，每走一步路就显得象这样的人物如今是愈来愈少見了。在这条污秽的小街上，車輛开到那儿都要象冬天的蒼蠅似地粘住了，人們挾着書本走

① 白厅路是倫敦西城的一条大街。

② 在特拉法尔加方場东南面，和白厅路的北端。

③ 格拉特东(W. E. Gladstone)十九世紀的英国大政治家，狄斯拉列(B. Disraeli)十九世紀的英国作家和政治家，曾两次出任英首相。——譯者。（凡“注”的后面加“譯者”二字的，都是汉文譯者所加的，沒有这两字的均为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原注。以下同。）

来走去，仿佛全是有學問似的，在這個地方，象他這樣的人物簡直已成為一件稀奇的东西。

他差不多要走到但貝與溫脫出版社門口時，碰見了兩個青年人。其中一個教人清楚地看出是他兒子，自從結婚以後衣服已經穿得講究些了，吸着一根雪茄煙，——謝天謝地——他吸的不是那種吸個不完的煙卷兒。另外那一個呢——啊，不錯——就是馬吉爾的乳臭未干的詩人和結婚時的儉相，頭仰得老高的，戴着一頂絲絨帽子，有點象個滑頭！他說道：

“哈，馬吉爾！”

“哈羅，爵爺！你認識我們老爺子的吧，威弗烈？威弗烈·第沙特，銅元的作者——爵爺，我告訴您，是個了不起的詩人。您得讀讀他的作品。我們正要回家去。一塊兒走吧！”

勞倫斯爵士和他們一起走去。

“愚廬的情形怎麼樣？”

“*Le roi est mort*。① 工黨又可以大撒其謊了，馬吉爾——下個月要舉行大選了。”

“爵爺是在不知道有庶民的时代里長大的，威弗烈。”

“呃，第沙特先生，您現在有沒有感到政治是很現實的啊？”

“您有沒有感到什么事情是很現實的呢，先生？”

“在所得稅上吧，也許。”

馬吉爾笑了。

“爵士以上的人，”他說，“根本就沒有單純的信仰這樣東西。”

“假如你的朋友們掌握了政權，馬吉爾——幫助他們壯大起

① 法文，意即“皇上已死”，這兒就是說政府已經辭職。

来，也还可以說不是一件坏事——可他們又能够干出些什么名堂来呢，哎？他們能够提高全国人民的风尚么？能够廢除电影么？能够教会英国人烹調么？能够阻止別的国家不以战争威胁人么？能够使我們种出自己吃的食物么？能够停止城市人口的增长么？他們肯把一知半解的人用毒瓦斯弄死么？他們能够禁止在战争中使用飞机么？他們能够削弱那种占有的本能么——無論在什么地方？或者是，除了把归誰所有稍加改变之外，还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么？一切的党派政治还不都是土上施肥，表面文章。統治我們的是发明家們和人的本性；而我們住的地方呢，是尷尬胡同，第沙特先生。”

“我也有同感，先生。”

馬吉尔揮舞着他的雪茄。

“糟糕的老头儿，你們这两人！”

說时，已走近了陣亡战士紀念碑^①，大家脫下帽子，走了过去。

“那个东西，可真能表示出一种征象呐——”劳倫斯爵士說，“害怕吹牛的紀念碑——再恰切也沒有了。至于害怕吹牛——”

“講下去，爵爷。”馬吉尔說。

“一切优美的、巨大的、华丽的，——全都烟消云散了！沒有远知灼見了，沒有龐大的规划了，沒有偉大的原則，沒有偉大的宗教，也沒有偉大的艺术了——只有在小宗派和逆流中掙扎的美学，一些小見小識的小人物罢了。”

“因而对拜倫、惠伯福及納尔逊紀念碑^②，心向往之。我可

① 白厅路上所建的墓碑，用以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陣亡的將士。

② 拜倫，十九世紀初叶英国大詩人；惠伯福，当时的英国政治家；納尔逊，十八世紀的英海軍大將。——譯者

怜的老爵爷！怎么办啊，威弗烈？”

“对啊，第沙特先生——怎么办啊？”

第沙特的阴郁的脸儿皱起来了。

“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时代，”他说。“我们大家都吵鬧着要自由，可是今天日趋壮大的唯一机构却是社会主义和天主教会。我们对于艺术是自以为很重视的，——可是我们在艺术上的唯一进展只有电影。我们非常热爱和平——而我们现在所做有关和平的事，却是完成毒瓦斯的制造。”

一个青年对于人世間竟然如此怨憤，劳倫斯爵士不禁对他斜看了一眼。

“出版事业怎样啊，馬吉尔？”

“呃，銅元象剛出爐的餅似的，卖得很快；两人合唱也很有銷路。您看象这样做一个新广告好不好：‘两人合唱——著者：劳倫斯爵士，从男爵。死人中間举行的最杰出的会話。’这样准能吸引那些搞霸学的人。威弗烈建議用‘老夫子和狄西^①——从地狱里来的广播。’您喜欢哪一个？”

可是，他们这时候正走到一个警察的身边，那警察正举起手来拦住一匹拖貨車的馬的鼻子，因此一切行人車輛都踏步不前。汽車的发动机毫无作用地响着，司机們的脸儿望着前面被擋住的空間；一个騎脚踏車的少女茫然对她周圍看着，一只手抓住一輛貨車的后部，車上有一个青年側斜坐着，两条腿向她伸着。劳倫斯爵士又向年輕的第沙特看了一眼。一張瘦削的、淡黑色的脸儿，相当漂亮，可是还缺少了点什么，仿佛沒有調整得恰当似的；服装、举止都沒有什么浮囂之处，然而与人交际起来却是

① “老夫子”是当时人們对格拉特斯东的尊称。狄西是狄斯拉列的簡称。

放蕩不羈的；不象他自己的兒子——那個活潑的家伙——那麼充滿活力，但是跟他一樣地不穩定，而且比他更抱着懷疑的態度——不過，他對事物的感覺倒可能是很深刻的！警察已經把他的臂膊放下了。

“你參加過戰爭吧，第沙特先生？”

“哦，參加過的。”

“空軍么？”

“還有陸軍。都干過一點兒。”

“可真難為了詩人。”

“一點也不。只有當你隨時有被炸死的可能，或是住在普尼鎮①的話，詩才寫得出來。”

勞倫斯爵士的眉毛豎起來了。他說道，“是這樣么？”

“丁尼生，白郎寧，華滋華斯，斯溫朋②——他們都能寫出詩來，ils vivaient, mais si peu。”③

“不是還有第三條比較好的辦法么？”

“那是什麼呢，先生？”

“我該怎樣講法呢——某一種與女人有關的、對於大腦的激動吧？”

第沙特的臉兒抽動了一下，似乎變得更陰沉了。

馬吉爾把他的鑰匙插入他大門上的鎖里。

① 普尼鎮(Putney)：是倫敦的一個區，在泰晤士河上，每年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划船比賽就是以此地為起點。那兒風景優美，文人詩人都很喜歡在那里寫作。

② 丁尼生、白郎寧、斯溫朋，都是十九世紀間的英國詩人；華滋華斯是十九世紀前期的英國詩人。——譯者

③ 法文，意即“他們生活過，但是那麼少。”

第二章

家

年輕的孟特夫婦，兩年前到西班牙去度過了蜜月之後，就回到了那幢在西寺南廣場上的屋子裡，這幢屋子可以稱作“解放式”的。它是一位建築師的作品，這建築師的梦想就是要造一幢完全古老的新房子，和一幢完全新的古老房子。因此它並不依照什麼公認的風格或傳統，同時也沒有結構上的偏見；可是它把這都市的煤煙卻吸收得特別快，所以它的石頭已經灰黯得象侖建築物①的石頭一樣可敬了。它的窗子和門都具有柔和的圓形的頂。那陡斜的屋頂，帶着好看的黯紅色，几乎是丹麥式的；兩個“可愛的小窗子”，從屋頂那里張望着，使人覺得上面住着很魁梧的仆人們。前門兩旁有一些房間，門很寬闊，並且裝飾着黑色和金色的桂樹花邊。屋子本身很深，樓梯間有一種寬宏而高雅的神氣，是從門廳的盡頭處開始，而這門廳有着足夠的地位，可以放置許多帽子、大衣和名片。屋子裡有四個洗澡間，下面却一個地窖也沒有。福爾賽家善于鑑別房屋的本能，幫助取得了這幢屋子。索米斯替他女兒揀了這幢毫無裝璜的屋子是在那個恰好的當口，正是通貨膨脹的气泡剛被戳穿，世界貿易的大汽球剛在泄氣的時候。可是芙蕖馬上跟建築師聯繫上了——這